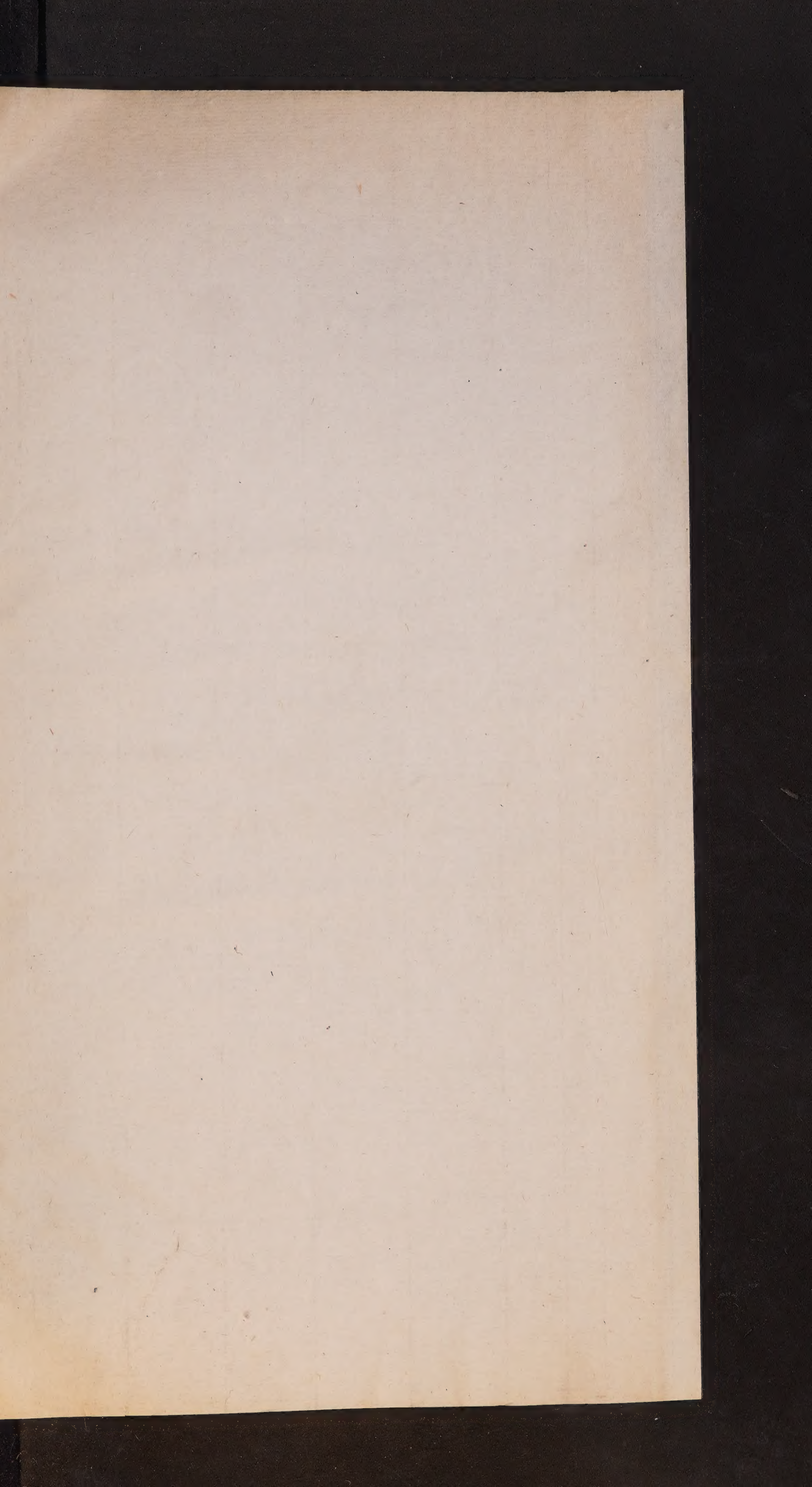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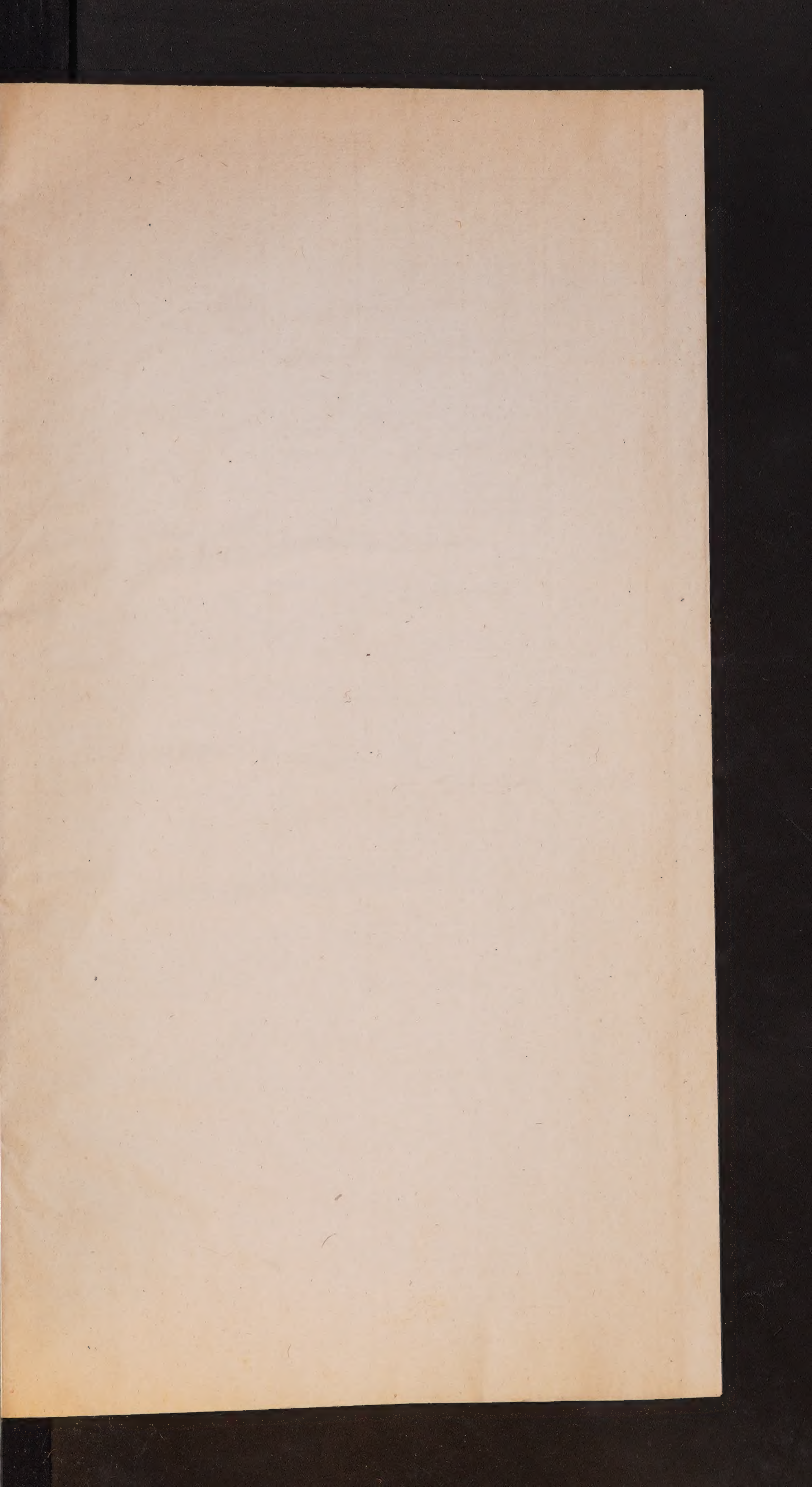








亂道

才諝記第十四

秦相商君公孫鞅

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

賊

两人江瀆恠物看他倡和處可曰絶材陡生出鍛兩

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

秦武信君魏相國張儀

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

人便弄壞一箇世界豈在多哉孟子曰妾婦之道也自古敗人家國者全是一點妾婦

龍湖：知報德終是君子

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

龍湖四轉淋漓痛切

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

齊淳于髡

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

必鈞知之以愚世主

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

秦相應侯范雎

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禄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讎不敢晝見王稽曰

應侯筭穰侯如龜卜穰侯之位不保矣

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

澶淵之役大臣亦以此爲言于忠肅用之以還車駕

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璧中無客乃已

趙卿藺相如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

龍湖
氣壓秦
王
好氣

前日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秦丞相李斯

犬

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厠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貧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

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

西說秦王矣

西楚霸王項籍

項梁殺人與籍避讎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

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

勒賓客子弟以是知其能

太中大夫陸賈

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箕

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

墳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
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
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
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刼略
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
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
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
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
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

妝得好

不問留侯

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

尉自不 乞

渠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

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槖中裝直千金他送

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

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

廣野君酈食其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

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

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

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

生龍活虎

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

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吾勇又不如
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
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廼延而坐之問所以
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
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
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
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
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
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廼夜見陳留令

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

左丞相戸牖献侯陳平

胸宗灼灼爸兩英主故漢祖爲所用開國不顧重迂腐老生此其明證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天資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

豪 自知大 明 劉青田 之若存 者十可 以論世

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梁客鄒陽

初勝詭欲使王求爲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

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及梁事敗

勝詭死孝王恐誅迺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

方畧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

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

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

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群臣諫而死

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迺自

彊從之耳茅焦亦厪脫死如毛氂耳故事所以難者也

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

此看看破景帝

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爲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爲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爲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

前此平原君以此用閎籍孺

卽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欝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纍卵竊爲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爲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無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絶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畢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

舉事不可無害

上

復徵諸方士上嘗輕服爲微行時丞相公孫弘數諫弗從弘請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握爲宰相土猶爲

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

丞相平津侯公孫弘

天子眼目

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

死況不臣之君乎今陛下徵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逮吏魚異萬一能以尸諫因自殺

此段聽君大言此老胸襟寥廓固自不凡爾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

令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册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牛馬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朞

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因告人曰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布被何妨但能爲此言

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龍湖○理○到之語千古妙絕○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爲○直○而○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平津侯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舘以招天下之士欽賢舘以待大賢翹材舘以待大才接士舘以待國士

一段奇掾以賢大夫成之亦武帝雄畧能知人耳彼人奴子又何知乃兩君俱以灰圍死又何奇也

丞相司直田仁北軍使者護軍任安 褚少孫補

其後除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

縣令長

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劍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

近歲遼師鄧師富人子載金買綾者皆死虜地衛青可知

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劒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

不知行爲奴中富人子安在

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二人立名天下

丞相傅陽定侯丙吉

聖人之言

龍湖此醉歐不堪吏地

吉馭吏耆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
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
與第同
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此馭吏邊郡人
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
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
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
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
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
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

自是有心人

吏經臣目霸本尚教化庶幾于富而教之乃復

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

丞相建成定侯黃霸

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氂不敢

用烏攫小数陋哉霸以鵠為神雀不知潁川之鳳以何物為之

此比斬倖臣愛姬更難

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

渭城令胡建

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廼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

非孝武不能用絳爲淫婦所殺士固有遇不遇也

說得有原委

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

京兆尹雋不疑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

成方遂自討死活 不疑之辭霍婚是真經術

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太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聲重於朝廷 老佛事與此不同

先祿大夫孫寶

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

于嚴強健吏廼以私屬養奸侯君豈抱關生之後耶不彰主失亦迫不縱卒以

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稺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貍寶默然稺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王立）有郤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稺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稺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稺季而譴他事衆口讙

奏功即所睨稱季語抑何怨而宏蔗而不劇也賊見賊

譁終身自露寶曰受教稱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墻爲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稱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眥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稱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稱季病尨寶爲京兆尹三歲京師稱之

潁川太守何並

宣帝后

初卬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

此事大奇序亦磊落

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閒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巳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爲變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身變服從閒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

太守顓煞至有宋循然吏治自古然矣

頭持還縣所剥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剥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讙譁以爲實死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爲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隴西太守○是時潁川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掾臧千金並爲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聞並且

卿守渤海已慮文法後世可覆此趙李故實

至皆亡去竝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廼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竝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

前將軍關內侯蕭望之

露索露形體而索也

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

無術

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
持望之旣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
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
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
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
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閒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
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蒼頭盧
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
爲望之曰各從其志

老臣謀國

大將軍王鳳

東平思王宇

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竒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

敘有法

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

王對奏天子如鳳言

水衡都尉龔遂

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

根○原

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

不讓十萬長勝兵

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任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刼畧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

妙

妙

必然

海瀕至今務本耕織不怠與溫青異蓋少卿之遺也

倉廪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䪥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鷄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蔆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

涿郡太守嚴延年

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

快事

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

偏主

是他得力處覲次卿會張京兆以爲河南天下咽喉二周餘孽莠盜苗穢何可不鉏然竟以是死丞義手

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淺深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尤多尤巧爲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

丞相高陽侯薛宣

德縛虎下一以網羅一以戈矛異耳

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

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〇

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

此等點綴最能動人

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輙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案驗獄掾趣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

妙

法官乃能作近清語彼東温者何爲

明立誠有主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
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

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
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
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笑相
樂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

丞相陽鄉侯朱博

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
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録見

賊見賊

停當

殺得好

諸自言者事畢迺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徙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琊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輙遣

秀才曰沒量斗憑他說的好只是行不

吏存問致意迺敢起就職㒪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邪迺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㒪出教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迺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㒪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㒪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

得宋家天下全被一夥秀才議論壞了

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〇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傳通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閤下書佐入傳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騖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傳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

○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愽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愽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愽咲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耻拔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愽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輙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愽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姦

彊幹之
極然先
以風告
廉兆者
無減

藏大小不得隱慱知其對以實廼令就席受勑自改而
已拔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
慱遂成就之

京兆尹趙廣漢

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
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
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
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
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

此且弃臧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辠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

與烏攫道旁肉同于此處着眼

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能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

此非端人然魏弱翁不免記弍庫之獄何尤趙君相時乎

謂曰界上亭長寄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強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

右扶風尹翁歸

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少（懈○同）解輙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

太原太守張敞

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

此人以殘賊免何人能作事

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希鳴市無偷盜

東郡太守王尊

以高第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

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愼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閫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貲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汚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視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

散入傍郡界豪強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

大司空安豐戴侯竇融

王莽敗融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為校尉甚重之薦融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為張掖太守從祖父為護羌校尉從弟亦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辭讓鉅鹿圖出河西萌為言更始

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

廷尉馮緄

父煥安帝時為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徵奮抵罪會煥病死獄中帝愍之賜煥錢各十萬以子為郎中

前兗州刺史第五種

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埶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彊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抃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臧五六十萬種卽奏匡幷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朝廷嗟歎之

河內太守宋均

正而于

與西門投巫同

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歲歲改易旣而不敢稼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絶

騎都尉朱暉

東平王

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卽往紿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它璧朝蒼旣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定遠侯射聲校尉班超

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

可爲九塞將吏箴

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尚書郎參丞相軍事仲長統

幷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幷州叛卒至於敗

二語似宋安石

太尉楊秉

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貝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

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饌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刖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

歸本部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

此盛世事不意漢季乃能辦之

河南尹李燮 固子

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

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燢行途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箠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謟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

彭城相史弼

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惟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

危行言孫

過

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

長樂少府李膺

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

禍根深
矣

訴冤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

聖主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穨阤膺

亦是一着又要看自家所當地位

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
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
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
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
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咸陽
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及陳蕃免
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
全亂世爲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

爲歲知以直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於陽城道近路
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頊聞上帝震怒貶黜
鼎臣人鬼同謀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
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
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
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
與時抑揚頊之帝崩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
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爲長樂
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

人謂儁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辟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

丹陽太守童恢

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

洛陽令董宣

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尸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呼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嘗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

凜然

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靑州勿案岑罪

將作大匠周紆

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讐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再遷邵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

鉤致亦巧

方正大有局幹只此論誅甫賊便是千古快心事所根

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惟有延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

衛尉陽球 泉人在幽州

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球嘗撫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爲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

視事太易以爲天下無足難竟緩收于節讓徒令人邑邑耳范蔚宗眞之酷吏豈中人餘烈耶當偕董少卒同出之

常侍淳于登袁赦封易中黄門劉毅小黄門龐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爲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竝誅戮於是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

球誅甫以休沐節噬球以謁陵乘其不測也

皆徙比景球既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縢不敢陳設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抆淚曰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節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

見帝叩頭曰臣無淸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盖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守外黄令張升

守外黄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

亦有志氣

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君子仕不爲巳職思其憂豈以久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

